



四書考異止 總考二十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合四書

朱子文集答曹元可曰聖賢之書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大學或問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不會極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此四書曰

王夔七經中義曰程子見大學中庸非聖賢不能作而俱隱禮記中始取以配論語孟子而爲四書
葉適水心集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曰司馬遷採論語發明孟子不言利爲世家傳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雄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元併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愈本曾參翱尊子思矣二千年間萌蘖泛濫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探詳考知本統所由而後能標顏曾孟子爲之傳揭大學中庸爲之教語學者必曰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次第不差而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歟

王禕文忠公集四子論曰四子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論語先漢時已行諸儒多爲之注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注之者鄭元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注之後遂顯矣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實始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而未有專書也至新安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爲之註大學中庸則爲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盡廢於是四子者與六經皆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矣
周焱四書衍義序曰伊洛諸儒有功於六經不細而言論孟者或不及於庸學言庸學者或不及於論孟未有知四書之爲全書者惟朱夫子沉涵義理之精微研覃

性命之蘊奧爲四書所謂集大成者也

按唐人嘗總稱四庫書爲四書陸龜蒙詩嘗聞四書目經史子集焉是也又李肇國史補言天寶中以四子列於學官所謂四子乃老文莊列四道家書玉海經解類載開元詳定傳注四書所謂四書乃孝經尙書古文孔鄭氏注及子夏易傳王弼老子注四種皆非今之四書今四書惟朱子始配合之前朱子而於學庸語孟各有專義行世者僅無垢張氏一家文獻通考錄張氏中庸說六卷大學說二卷論語解二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宋藝文志統謂之四書解朱子以張氏所著說解陽儒陰釋嘗爲雜學辨以正之蓋其

書未醇矣然於四書之合實惟造端不可竟沒也

宋史選舉志乾道時朱熹嘗欲罷詩賦而分經史子時務之年其私議以易詩書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及三傳爲一科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議雖未上而天下誦之

按朱子集註成於淳熙五年章句成淳熙十六年而乾道時先有諸經皆兼學庸語孟之議是議之建其卽朱子作集註章句之權輿夫

宋史朱子傳曰所著有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旣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李道傳傳曰嘉定初道傳言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

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陛下明詔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或問四書頒之大學

又劉燾傳曰燾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又請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

按李劉兩傳中俱見四書二字之目又傳論言劉燾表章朱熹四書衛道之功莫大焉在朱子語錄則云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也合右列答曹元可書大學或問二條觀之四書二字屢經朱子自道之矣然熟玩之則俱該舉之辭實

未嘗標題簡端以爲章句集註都目也宋理宗詔立朱子書於學官帝紀本傳俱分析言之曰大學論語孟中庸元定科舉條制亦曰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出題用朱氏章句集註其時儻有四書定號史氏何不憚辭費若此乎宋藝文志錄諸經義其以四書稱者僅沈貴瑤四書要義張九成四書解陳應隆四書輯語三家連附類末而總題下復自注云沈貴瑤以下不著錄是其所本宋代舊錄概未有以四書目其書者惟脫脫等採於時人口傳有之愈可證朱子無自標四書事也元代學者凡所自著學庸論孟義多以四書總題始并宋儒之書追加其目相沿成習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五
以迄今茲轉覺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兩目之繁重而生疎矣

張存紳雅俗稽言曰朱子合大學中庸於論語孟子原謂之四子自成祖命諸儒纂四書大全始有四書之名按此又矯枉過直之言元代人著四書義說今有存原刊本者實已標四書爲目李師聖云元太祖嘗語一後生之不檢者曰曾讀四書否姚樞語其子曰吾敬信四書如神明皆爲元有四書之名之證

毛奇齡中庸說曰當時輯經者曾抽大學中庸二篇并論語孟子合稱小經而有宋因之遂改名四書然無有統作四書傳者惟朱氏撰大中二傳名章句又作論語

孟子二傳別名集註原分兩書自元仁宗朝創八比法用朱氏章句集註取士於是合爲一書

按如毛氏說則朱子前早有四書之稱矣考宋初所謂三小經論孟與孝經也何嘗有以大學中庸抽并名爲四書事耶其言章句集註之合由元創八比法取士時始似爲得之

萬歷重編內閣書目曰宋理宗朝錢時注解論語學庸附以孝經爲四書

元史李好文傳曰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義爲書十一卷

匡林曰孝經篇章甚少義理甚大而夫子亦行在孝經
應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重使人人皆童子習之併
以試士則庶幾經學大備矣

吳澄孝經敘錄曰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
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
孝經亦其一也

學政全書曰乾隆元年僉都御史李徽請將孝經訂入
四子書中王大臣議覆四子之書乃朱子所訂宋理宗
頒行學宮至元明以及我朝遵行已久孝經如何可
與並列況朱子爲孝經刊誤疑其非盡聖人之言說得
多不親切吳澄亦曰觀朱子所論雖今文亦不無可疑

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可去存其所可存朱
子意也張恆曰朱子識見高明孝經之出於漢初者尙
且致疑則其出於隋世者何足深辨刊誤一書姑據溫
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優於今文也朱子於小學書所
纂孝經之文其擇之也精矣曷嘗盡疑孝經之非哉此
張恆跋吳澄之言也蓋惟朱子考據精詳諸儒亦疑信
參半特以名爲孝經稱述孝道殊於治道有補此制科
取士首試四書文三篇而第二場首題用孝經論一篇
與性理參錯互出蓋以尊崇聖經總期發明經義文與
論何擇焉李徽欲請訂入四書將使天下後世謂四書
訂於朱子五書訂於李徽乎何其不自量也奉

四書考異 卷之二十五 四書
殊批這所奏是

謹按錢時李好文諸人皆有以孝經訂入四書之意未體察朱子之所以置之也李徽摭其緒餘公然上請誠見其不知量恭讀議覆之辭則凡妄逞隅見立異以務名者可以知所警矣

蘭谿徐璽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四書次第

朱子大學或問曰問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中庸何也曰是書垂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問非一人記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初學日用所不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至

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旣通然後可以及此乎

又中庸或問曰讀書之序須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這中庸半截都了

又語錄曰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又文集答郭希呂曰看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

又答王晉輔曰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則自將無慕於外

又書臨漳所刊四子後曰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故今刻古四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并竊記於此

按朱子四書之次原以論孟繼大學而寘中庸於末或問與文集語錄皆明言之臨漳本中庸處孟子前有乖於朱子本旨朱子復書後以正之今以語學子乃有訝之爲新聞者諄諄之誨何竟聽藐藐歟朱子答楊子直曰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偶見大學太薄裝不成冊難作標題故如此寫

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顛倒只如大學據程先生說是孔子遺書而謂其他莫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某之私說矣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復何說乎竊恐此意未必爲大學壓論語發恐又只是景迂作祟意欲擯斥孟子耳

按朱子章句集註原爲兩書而讀之次第又當統合爲一楊子直似謂統合兩書則集註不應寘章句後故朱子答之如此今卽大學太薄裝不成冊數語知朱子論爲學次第固以中庸處論孟後而當時裝冊却仍與大學相連別集有答向伯元書云今納四書五冊仰塵燕几儻非學庸連裝爲一則論孟二書必

不能共爲三冊矣今之裝四書者皆爲五冊其分合亦猶因朱子舊夫

宋史理宗紀寶慶三年正月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志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又淳祐元年正月詔曰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其令學官列諸從祀

元史選舉志曰皇慶二年詔定條制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

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

按二史所云是當崇尚此書之始頒布詔旨俱體朱子本意以大學論孟中庸相先後也道學傳稱程正叔之學亦云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程子之教未及中庸史言蓋卽取大學或問中意

陳亮龍川集楊氏中庸解序曰不由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春秋之用宜於易無用心之地也

真西山集送周天驥序曰書不可以泛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旣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

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曰自八歲入學讀小學書畢次讀大學經傳正文次讀論語正文次讀孟子正文次讀

中庸正文自十五志學之年依朱子法讀四書註讀大學章句或問畢次讀論語集註次讀孟子集註次讀中庸章句或問

陳櫟隨錄曰四書亦當讀之有次序文公定法先大學次語次孟末及中庸今皆當按此用功精熟以看四書揭傒斯撰吳澄神道碑曰十歲得朱子大學等書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

按自朱子定此次第龍川以下隨已從之元人之讀四書悉謹依無紊不知何時而此次不傳著也明薛瑄讀書錄云五經之後大學論孟中庸王文祿明世

四書考異 卷之二十六 四
學山云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
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其
時猶先及論孟後及中庸

經義考曰元趙氏惠四書箋義纂要十二卷崑山徐氏
傳是樓有雕本其書雖遵朱子論說而以大學爲先次
以論語又次孟子又次中庸

按趙氏書以此相次正是遵依朱子今人狃於成見
乃反以爲異焉通志堂經解中所刊四書辨疑亦以
中庸處論孟後二書蓋得存原式於百一者

陳士元論語類考曰明設科舉士初試七藝論語居先
支允堅時事漫記曰洪武甲子科始定場屋制所出四

書題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孟子

廖道南殿閣詞林記曰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
庸題而不及孟子十年會試出中庸大學孟子而不及
論語成化元年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
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
一道遂爲例

按元經問經疑詔舉經目曰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其
時設問出題當遵此次爲先後矣今鄉會試題不如
其次亦不如監本次而以庸繼論以孟繼庸據廖氏
記當更定自明成化後也朱子之次以學者難易緩
急爲先後監本之次以章句集註類比爲先後試題

四書考異 卷之三
之次則以大學雖述自曾子而冠以孔子之經與論語皆孔子書子思孔子孫孟子子思門人蓋又以聖賢道系爲先後意指各成並行不相悖也

禮記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文集答宋深之曰大學當在中庸之前某向在浙東刻本見爲一編

經義考曰司馬光等中庸大學解義以下諸家皆以中庸先大學不紊小戴之舊蓋科舉之學未盛故典型尙存也自考試程式一定於皇慶再定於延祐於是經問經疑冠大學於論語孟子之前以中庸居末科目日重知有朱子而不復還小戴記之次矣

按諸家旣以中庸先大學而省而稱之更或謂之庸學熊慶胄有庸學緒言曾貫有庸學標注饒魯有庸學十一圖皇慶以後考試程式旣定尙有黃氏潤玉著庸學通旨二卷

程伊川遺書曰學者先須讀論孟窮論孟自有個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

陳櫟論語訓蒙口義曰讀四書之序固以大學爲先然綱三目八布在十有一章初學未有許大心胸包羅貫穿也論語或一二句三數句爲一章照應猶易啓發侗蒙宜莫先焉

林之奇孟子講義曰孟子之書大抵推明論語之意故

學論語者必自孟子始

方孝孺學辨曰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

按數說與朱子不同不可遽論是非姑並存焉

東陽李宗靖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七

仁和翟灝晴江學

四書名義

禮記正義引鄭目錄曰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

司馬光大學廣義曰離經斷句解疑釋結此學之小者也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盛德著明於天下此學之大者也故曰大學

朱子經筵講義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小子之學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學窮理修身齊

四書考異 卷二十一
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大人之學故以大學名之

四書通曰朱子以爲因小學之成功著大學之明法小學大學乃以年之大小言

問辨錄曰晦翁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然則所謂大學者是天子之成均也成均何可以名書且是成均之訓規也又何以爲孔氏之書則知其非然也又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方十五時學業安能遽成乃由鄉升之司徒又由司徒升之學乎且學通上下安得以人之長幼分爲大小比年入學以至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蓋以次而進豈謂孰爲小學孰爲大學

乎王浚川云古人論小學如農圃醫卜歷象干支之類非謂八歲入小學也大學卽詩書禮樂修齊治平之道蓋德行道藝之純者也若學其大則自八歲至十五其學非有二本後世乃將年之大小岐而二之非古人之義矣茲言良是

榕村語錄曰大學者大人之學或以問朱子朱子曰成人之學也今人多講得如孟子所謂養其大者爲大人之大人非也其實大學者太學也今人於周官小司馬小司寇等皆知讀小爲少却不知大司馬大司寇等亦當讀大爲太也如大宰之爲太宰小宰之爲少宰其顯然者則大學之爲太學小學之爲少學明矣

禮記正義引鄭目錄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

郭忠恕中庸說曰極天下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之至變謂之庸

程子遺書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朱子語類曰問中庸二字舊依程子不偏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著曰此其所以粘著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咤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

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又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看山時卽是謂之山行著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所謂中也中卽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冷水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

禮記集說新定顧氏曰理有自然之則非過非不及聖人所以名之曰中理無所變更歷萬世如一日聖人以名之曰庸易言太極書言皇極中之謂也易言貞者事之幹又言常久而不已庸之謂也

倪思中庸集義曰堯舜授受皆曰允執其中而未有言庸者孔子始以中對庸言之其在易之文言曰龍德而中正者也繼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猶分言之也至論語始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于是中之與庸始合爲一子思之名中庸蓋本諸孔子也

四書湖南講曰庸訓用又訓常絕無訓平者庸卽中節之和惟爲天下之達道故是常常用之耳中庸之理極卑邇又極高遠極高遠又極卑邇圓通不可執泥若單說平常則落邊見

劉熙釋名曰論語紀孔子與諸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

周禮大司徒疏引說文曰直言曰論答難曰語

論語義疏序曰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此書之體適會多途夫子平生應機立教事無常準義旣不定一方名故難求諸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爲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一捨字制音呼之爲倫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第一捨字從音爲倫說者乃衆的可見者不出四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家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爲論事北士呼論事爲倫事義趣猶一也三途之說皆有道理但南北語異師說不取今亦捨之而從音依字二途并錄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倫者明此書義含萬理經綸今古自首至末環轉不窮依

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爲義義文兩立理事雙該圓通之教如或應示也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毛詩傳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曰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今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語爲其名故名爲論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歿後方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乃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語在下急標論在上示非率爾故也二則欲見此語非徒然之說皆先論已以備有圓周之理理在於事先故以論居語先也
陳祥道論語全解曰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勿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議蓋論則及理耳所虧者道議則及義耳所虧者理聖人豈不欲廢去應問體道以自冥哉道無問問無應不發一言下與萬物同患此特畸人耳非聖人之所尙然則孔子雖欲忘言豈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學者之問而已夫是之謂論語

十一經問對曰論語者孔門師弟子討論文義之言語也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論語詳解曰此二十篇之文以人宜稱孔子以所言宜稱道德而稱論語者爲其不離言語云耳夫以聖人之

言純粹以精不離言語而況於百家之書如所謂道德南華清淨圓覺之類皆自僭稱爲經名實相遠夸誕無稽聖人所以貴默識而憂子貢之徒之多言也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謂之孟子

法言君子篇曰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異乎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

孟子疏曰凡書傳直言子者皆指孔子以其師範來世人盡知之故不必言氏也孟軻有德亦足以師範來世宜以其氏冠子使後人知之非獨有孔子又有孟子稱爲子焉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一
十一經問對曰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如荀子揚子故謂之孟子

東陽王喬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八

仁和翟灝晴江學

四書字數

大學章句曰經一章凡二百五字傳十章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張文蘆大學偶言曰大學僅一千七百五十一字而其雜引詩書及古今人語二十七處凡三百八十五字中庸外傳曰中庸計三千五百五十四字

按今本實三千五百六十七字宋刻本末章君子之小所不可及者少一之字百八十五字

漢石經論語總題曰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口字

王應麟小學紺珠引鄭耕老勸學篇曰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周密浩然齋視聽鈔曰論語共一萬七千七百五字

宇文虛中題時習齋詩曰魯論二萬三千字
金石文字記曰唐開成刊立石經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石刻鋪敘曰蜀石經論語三冊序三百七十二字正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

按論語字數言人人殊卽謂其各依所師授亦未應懸絕如斯若鄭氏宇文氏所稱必字畫傳寫有譌也今據集註本分篇計之學而篇四百九十三字爲政

篇五百七十九字八佾篇六百八十九字里仁篇五

百一字公冶長篇八百六十九字雍也篇八百一十

六字述而篇八百七十三字泰伯篇六百一十四字

子罕篇八百六十六字鄉黨篇六百四十二字先進篇一

千五十三字顏淵篇九百九十二字子路篇一千三

十五字憲問篇一千三百四十字衛靈公篇九百五

字季氏篇八百六十三字陽貨篇一千一十九字微

子篇六百一十八字子張篇八百四十二字堯曰篇

三百六十九字通二十篇共凡一萬五千九百一十

實八字與石刻鋪敘所計蜀石經正經之數略同序及

論所題學而第一爲政第二等文不預數內三十五篇

論語義疏本共多出一百九十三字除少字三十五計實多一百五十八字
 孟子題辭曰孟子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孟子疏曰云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合七篇而言也今計梁惠王篇凡五千三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十字滕文公篇凡四千五百三十三字離婁篇凡四千二百八十五字萬章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告子篇凡五千五百三十五字盡心篇凡四千一百五十九字總而計之是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所以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

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

郡齋讀書志曰蜀本石經惟孟子不題經注字數

陳士元孟子雜記曰趙氏謂孟子二百六十一章今實

二百六十章趙氏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計字

數梁惠王篇上下共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上下

共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上下共五千零四十五

離婁篇上下共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上下共五千

一百二十五告子篇上下共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

上下共四千六百八十三統之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

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

本不差趙蓋誤算也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一 三
按宋鄭耕老識孟子字數與趙氏同疏更篇分以詳核之若其數爲得實然卽疏所分布總積其相差已至六百疏敘盡心下篇章數明只三十八章而云凡此三十九章蓋作疏者之不顧檢點積習成常其每篇所分布字數類亦隨意漫綴不足爲考驗也陳氏就時本計之實較趙氏自題多七百二十五字今一案覆則梁惠王篇上下數正相符而公孫丑篇今少三字滕文公篇多一字離婁篇少四十字萬章篇多四字告子篇少二字盡心篇多九字就中惟離婁篇參差爲甚而此上篇實凡二千三百九十四字下篇實凡二千三百五十五字合之未嘗爲四千七百

八十九也若正此一誤則通七篇較今本僅多九字耳大概古書流傳往往患其脫佚不應孟子字轉多於古趙氏夾柱中勤苦三載字數之末亦不應布算有差後之浮出當由五季以上未尊立孟子學者各習其師雜本交錯致然宋初升經則嗣後之更浮出者寡矣疏所據爲宋時本強欲以合趙氏元數事勢固所不能乃不明白申說而爲之依約遷就率意武斷何怪其敗闕之顯露耶

金華徐謙校字

金華翁精外字

論語其類之圖

論語其類之圖...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諸家演綴論孟... 通志藝文略續語類有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卷... 按唐志列正言於經解部列次論語於論語部似正言但解說論語次論語乃輯他文續之如宋薛氏葉氏等所為也今佚不傳不可詳考... 薛據孔子集語自序略曰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一話一言之記載尙左尙右之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嫚秦之後逮景武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九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諸家演綴論孟

通志藝文略續語類有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卷

按唐志列正言於經解部列次論語於論語部似正言但解說論語次論語乃輯他文續之如宋薛氏葉氏等所為也今佚不傳不可詳考

薛據孔子集語自序略曰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一話一言之記載尙左尙右之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嫚秦之後逮景武

四書考異 卷二十九
一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子思孟子更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時有韓嬰者與董生齊名著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爲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爲孔子沒後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下二十篇爲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僞者哉遂取諸書所載哀而聚之日累月積浸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

見於漢儒諸書者錄之詮次爲二十篇題曰集語

按薛字叔容永嘉人仕浙東提舉司景定初進書於朝朝臣徐經孫劉克莊等狀乞收藏秘書省中稱其有益學者今檢其書引說苑者十居四五餘惟國語史記韓詩外傳尙書大傳數種爲多又雜取讖緯如河渚五老子路戰鯢魚孔母感黑帝等怪謬事蓋猶語未詳而擇未精矣先是慈溪楊簡採經傳諸子中孔子語分別篇第加以注釋題曰孔子大訓凡六卷續溪胡仔亦採經傳家語文分年系之題曰孔子編年凡五卷皆類薛氏此編而胡所題目乃自纂輯爲一家書未嘗有竊附論語意也今不槩列

四書考異 卷之二十九
經義考曰宋葉氏由庚論語纂遺戴氏良齊論語外書
皆佚明鍾氏韶論語逸編三十一卷存

按鍾韶海鹽人其書以孔子暨顏曾思閔以下三十
人人爲一卷孔子居全書三之一餘或十數條或僅
一條爲卷如引孟孫氏孟子事各祇一條而所謂孟
孫氏卽孟子也分卷旣甚草率採擇尤未精詳

潘士達論語外篇自序略曰論語而外稱聖人之言而
得其真者子思孟子耳檀弓荀卿自附孔子之徒所記
語多不純荒唐如莊夸炫如左其誣聖者固多間有一
二事非聖人不能爲一二語非聖人不能言者卽以補
論語之遺可也予取豫章李氏所輯論語外篇與諸所

載孔子之言求其理之正言之無疵者做論語二十篇
遺意自論學以迄聖績各條其類刊布學官蓋有論語
在則諸書不能混有聖人之言在則諸家之言亦不能
混也

按潘字去聞安吉州人萬歷壬辰進士其書二十篇
論學第一爲政第二示訓第三人倫第四明經第五
儒行第六出處第七諫諍第八冠婚第九喪祭第十
禮樂第十一論仁第十二治化第十三刑罰第十四
綜古第十五程人第十六衡事第十七博物第十八
雜論第十九聖績第二十採擇詮次視前二家爲有
倫理其所因豫章李氏未詳何人書亦未見

四書考異 卷二十九 三
曹庭棟逸語例說曰孔子之言見於論語及周易禮記春秋三傳孝經孟子已皆尊之爲經頒諸學校天下萬世共覩矣他如周秦兩漢以訖晉宋齊梁其間諸子百家之書尙多記述第傳聞異辭純駁互見固不可概信爲真亦豈得盡疑爲僞是在後之學者爲之審擇而已庭棟學識荒陋敢云聞道特慮羣書沿襲疑信相參用是殫心潛體削誣正誤以傳其信夫去聖已遙微言莫質亦信夫理有可信而已若及門諸弟子之言間亦附入合而輯之次爲二十篇大抵專于記言略于記事故凡敘述繁冗無關誦法者摘錄訓辭約文見義其例皆竊取論語而其文則爲諸經之所逸因名曰逸語至於

篇以類分自修己及乎治人與夫所以爲窮理格物之助者悉具其梗槩使讀者循節求之諸經而外更覩聖人垂訓之詳於學術人心不無小裨也夫

按曹所輯書概以隋唐爲限每章之末各註書名復宗論語集註之意訓詁義理先儒語錄有可參證者并引據焉每二篇合爲一卷凡十卷

宋濂婺郡先賢傳曰王栢以論語屬辭聯事集爲魯經章句而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已整比成卷質之葉氏由庚由庚日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

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况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先見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敘道統同一意恐不但思古傷今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惟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爾栢深服其言

按王氏魯經章句世無見者當因葉氏言遂撤其業原未有成書矣所云第一篇首條子溫而厲云云卽其書梗概之可見者蓋亦前儒改定大學流風與上

諸家之纂輯雜書者別

崇文總目曰續孟子二卷唐咸通中林慎思所撰慎思以孟子七篇非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按法言中說斤斤規倣聖人謹毛失貌說者多非議之然二書猶自爲撰述未嘗假托於聖人也林氏公然代孟立言庸詎足典訓乎宋元劉希仁吳鑑明蒲道源諸人各爲序贊以相昭表惟以其人之大節可稱因其行以重其言非謂其書之果堪續孟也慎思字虔中福州長樂人官至水部郎中乾符中黃巢犯長安罵賊而死所續孟子凡十四篇一曰梁大夫二

四書考異 卷三十九
五
曰梁襄王三曰樂正子四曰公都子五曰高子六曰
公孫丑七曰屋廬子八曰咸邱蒙九曰齊宣王十曰
萬章十一曰宋臣十二曰莊暴十三曰彭更十四曰
陳臻所謂一篇實則僅一章耳

浦江傅龍光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十

仁和翟灝晴江學

歷代石經

後漢書蔡邕傳曰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
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
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
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
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則焉
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楊龍驤雒陽記曰太學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
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存禮記碑上有
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隋書經籍志曰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曰今字石經論語二卷蔡邕書

張舜民畫墁錄曰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

邕隸書論語

邵博聞見錄曰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邕書尚
書禮記論語論語多可辨每語必別出至數十語則曰
凡章若干

西溪叢語曰漢魏石經湮沒殆盡往年雒陽守因閱營
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

段又有公羊傳一段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
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
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

廣川書跋曰石經論語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
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
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
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
論語按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
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
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無流字
年四十而見惡焉無而字鳳兮鳳兮下作何得之衰也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爲誰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某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本多二字輻而不輟作輻不輟夫子憮然作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游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於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按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按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論當耶

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如論語意與之與孝于惟孝夕死可也曰是是知津矣輻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置其杖而耘其斯以乎譬諸宮墻賈諸賈之哉之類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同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本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雜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雒中所有者止此子皆得其拓本論語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詔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卽蔡邕書姓名旣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洪适隸釋載石經論語殘碑文曰鮮矣不好犯上而好

侂下缺本本立缺一字道生孝下缺曰道千乘之國敬事

下缺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下缺而有信雖曰未學吾

必謂下缺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下缺與意板本予之

與子贛板本曰夫子缺一字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下缺

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缺一字禮節之亦不板本

有可行下缺焉可謂好學已矣板本作也已而無諂富

而無驕下缺告諸注而知來下缺人之不下缺章已上

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缺乎板本學世下

缺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缺一字何下缺曰生下

缺葬之以禮祭下缺以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

缺勞有下缺孝下缺廋哉人馬廋板本有下子曰温故

而知下缺子下缺器子贛問下缺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下缺子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下缺之下

缺子曰書云孝于板本惟孝友于兄下缺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下缺○已上為政篇 曰人而不仁如禮

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林缺一字與下缺與對曰不能子

曰缺一字山不如林放缺一字也射下缺曰起予板本有下

也始可下缺子曰下缺殷禮吾下缺也知其說缺一字三天

下也其缺一字示諸斯乎下缺如神在下缺於二代郁郁

乎下缺大廟下缺子知禮下缺禮下缺也下缺以柏周

人以粟曰使民下缺往下缺門國板本君為兩君之好

有反缺一字管氏下缺知禮下缺吾未嘗不得見也沒者

四書考異 歷代石經

字缺二出曰下缺無道也久下缺觀之哉凡廿六章已

上八脩篇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板本有子曰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下缺顛沛必於是子字缺二未

見好仁者字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缺過也

各於其黨字缺二斯知仁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

作矣子懷荆小人懷惠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子

日能必禮下缺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下缺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下缺○已上里仁篇有三年之

愛於字缺一父母乎字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

矣哉下缺君子亦字有惡乎子曰有惡字惡稱人

之惡者惡居下流字而訕上者惡下缺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子曰年卅而字見惡焉其終也已凡廿

六章已上陽貨篇枉道而事人何字去父母之國板本

作景公持孔子曰若季氏下缺子曰鳳兮鳳兮

何而板本無德之衰也板本無也注字二可諫也板本無也來者

猶可追也板本無也執車板本無也者為誰子板本無也子路曰

為孔公曰是魯孔公與曰是板本有也是却津矣下缺

若從避板本無世之士我擾板本有而字不輟子路板本有

以告夫字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下缺穀不分孰

為夫子置板本無其杖而耘板本有子路拱而字止子路

宿殺雞下缺禮板本有如之何其廢之也板本無欲絜其身

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下缺志辱身矣言中倫

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作而已矣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下缺

少缺一字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

其親下缺○已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缺一字日子夏缺一字

字何對日子夏曰可者缺一字者距板本作拒子夏曰雖

字缺一字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下缺一字其事君子學下缺一字

夏曰小人之過下缺一字曰下缺一字子夏曰大德缺一字出入可

也 子旂板本作游子下缺一字君子之道焉可缺一字有缺一字

字有卒者其唯聖人下缺一字仕而下缺一字曾子曰吾聞諸子

夫板本有人未有自致也者板本作者也必也親喪乎缺一字

子曰下缺一字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贛曰紂之缺一字

字善缺一字是其板本作之贛曰仲尼為學子贛曰文武

之道未隧板本作墜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作識其下缺一字告子贛

字缺一字贛曰辟諸板本作之宮牆板本作牆賜之牆缺一字窺見室家

之好夫下缺一字尼不可毀缺一字人之賢者公陵也缺一字踰

也仲尼日月也下缺一字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

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下缺一字已上子張篇 不蔽蔭在

帝心朕躬有闕母板本作無以萬方萬方有缺一字板本在

朕躬下缺一字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缺一字寬則得衆敏則有

功缺一字則說下缺一字不驕威而不猛子缺一字何謂惠而不

費子曰缺一字民之下缺一字尊其瞻視儼缺一字而畏之斯不

亦威而不猛乎下缺一字○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

百一字缺一字。賈諸賈之哉包周缺一字。蓋肆乎其肆也。

字缺一。周下缺一字。曰言缺一字。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

無於下缺一字。○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工陳興

刻。右論語石經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

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

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

文有增損者。其字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

若置其杖賈之哉者。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

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

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

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

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

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

唐史以隸為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

能為。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

力可到。當以水經為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

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

金石文字記曰。漢熹平四年。石經予兩見。此本一於鄒

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

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

按一字石經者。別乎三字言之也。三字備古文篆隸

三體。一字惟隸而已。世存一字遺文。列有堂谿典馬

日磾等姓名此論語又避漢高邦字之諱其爲漢刻無疑范史儒林傳誤以三體書法屬之熹平隋志言魏正始立石又誤三爲一字後之談石經者往往因承其謬洪适及趙明誠金石錄辨之審矣雜陽記云論語三碑二碑毀據此則彼時所存已惟一碑而宋時發地所得乃有其二二碑所載前後僅止八篇餘十二篇度亦非一碑所能容雜陽記原云二碑二碑毀劉貢父謂若是則皆毀矣近堇浦杭氏作諸史然疑乃參上文四十六枚總數定爲三碑別考楊銜之記又云四十八枚二碑二字旣譌安知四十六之六字不亦傳寫譌耶今更實覈上當從楊氏爲四十八

下當云論語三碑存二碑毀蓋其初立五碑而時之所存者三至宋又失其一於事理始爲允協也董氏言前一碑可識者二百七十字洪氏載有四百六十六後一碑可識者三百五十七字洪氏載有五百十一董氏所見或非其初拓者乎迨婁機著漢隸字源則云存一百四十三字與顧氏見二本相類蓋又漸久而漸就摩蝕矣洪嘗以所得遺字翻勒會稽蓬萊閣中吾邱衍謂其破缺磨滅不異真古碑惜今亦亡酈道元水經注曰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書江式傳曰魏陳畱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

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
按隋志所錄三字石經尚書春秋而已集古錄記其遺字八百二十有九乃惟左氏傳文於論語諸經未詳及也據晉衛恆傳云漢得尚書春秋孝經論語於孔子宅秘藏希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則古文之遺經凡有四魏建三體其古文既特摹漢所藏論語孝經不應故除去之其石以北齊時遷鄴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遭營造司用爲柱礎至唐初收萃無幾志蓋據當時收萃所存故只及二經耳
晉書裴頠傳曰頠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西溪叢語曰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於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卽晉隸書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謬謂之蔡邕字矣

按此刻不詳何經未應泛列考中以姚氏叢語之說有與論語所遺九百餘字相關并及焉

舊唐書鄭覃傳曰覃奏經籍譌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名宿儒與學校正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

王溥唐會要曰太和七年二月勅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勅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開成二年十月告成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一 九
趙岫石墨鐫華曰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所勒
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遷故
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
乙卯地震倒損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
別刻小字立於碑旁以便摹補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
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
要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

朱楓雍州金石記曰唐國子學石經論語七石凡一萬
六千五百九字今猶在西安府儒學

金石文字記曰唐開成石經禮記中庸待其人而後行
而誤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大學人之其所親

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譬若有一个臣个誤介其與
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大學
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論語賜也爾愛其羊
爾誤女不知其仁仁誤人子使漆雕開仕雕誤彫再斯
可矣斯誤思三人行三上多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得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脫之字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人吾
猶及史之闕文也脫之字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諸誤謂
何德之衰衰下多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得
人焉爾乎爾作耳人潔己以進潔作絜其先脫而後添
注者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凡經中虎字皆缺

筆作虎避太祖諱也淵字皆缺筆作湮避高祖諱也世
字皆缺筆作卅泄作洩棄作弃葉作菜民字皆缺筆作
且氓作毗緝作緝避太宗諱也豫字缺筆作豫避代宗
諱也适字缺筆作适避德宗諱也誦字缺筆作誦避順
宗諱也純字缺筆作紉避憲宗諱也恒字缺筆作恒避
穆宗諱也諶字缺筆作諶避敬宗諱也

按唐石經與今文異者尙不止顧氏所舉若大學之
辟焉作譬論語之漆雕作彫我三人行必得我師何
德之衰也諸條古本所傳多如是不得謂之誤也先
脫後添者亦不止巧言一章如未若貧而樂樂下添
注道字予有亂十人亂下添注臣字若匹夫匹婦之

爲諒若上添注豈字更有以原文礮去改者如女愛
其羊不知其人女與人俱經礮改又鼃鼃蛟龍蛟改
作鮫衿絺綌改作衿居不客客改作容原文礮去
不盡隱然可辨所改筆迹迥不逮前或者卽明王堯
惠等所爲乎漢熹平時所刻禮記久悉崩壞庸學二
篇之存有石經莫或先於此刻論語居百五十九卷
之十近復有孟子石經與此百五十九卷並擗行世
乃國初人賈三復所續刊

趙抃成都記曰僞蜀孟昶有國其相母昭裔刻孝經論
語爾雅周易尙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於
石其書丹則張德釗楊鈞張紹文孫逢吉朋吉周德貞

也石凡千數盡依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
石刻鋪敘曰益郡石經肇蜀廣政之初七年甲辰孝經
論語爾雅先成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繼之詩書三禮不
書歲月逮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迄工時我宋有天下
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
二禩成之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
席貢始湊鑄孟子運判彭慥繼其成凡十二卷
郡齋讀書志曰禮記二十卷僞蜀張紹文書經文不缺
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論語十卷僞蜀張德釗
書缺唐諱立不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
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

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
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孟子十四卷皇朝
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云僞蜀時刻六經而獨無孟
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豈有闕耶其論旣繆又
多誤字如以頻顛爲類不可勝計

讀書附志曰論語經注并序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字
孟子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所書人姓氏

玉海曰僞蜀相母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宮
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
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

晁公武考異序曰論語文不同者八科孟子二十七科

傳注不同尤多不勝計迹其文理雖石經多誤然如舉一隅而示之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楊慎丹鉛總錄曰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此也

曹學佺名勝志曰諸刻今皆不存惟禮記有數段在合州賓館中

按席旦字晉仲宋史有傳曾氏作席貢誤宋以孟子升經而蜀刻未有孟子旦言經爲未備至正至當何所繆哉晁氏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爲疑率爾議之非篤論也朱子集註惟訓三嗅處引石經若宋高宗石經嗅自如字楊氏謂所引爲蜀刻是已但朱子時已

有其本朝天子所寫石經而不標明蜀刻何耶孟子有石經實肇自此刻諸經傳注亦惟此刻備具此後於唐刻而今雖零落搨本不易見惜哉

玉海曰至和元年八月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刊石國子監帝欲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月工畢上之賜銀幣

又曰至和二年三月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尙書論語見書鑄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宋史宗室傳曰克繼善楷書尤工篆隸仁宗令臨蔡邕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復詔與朝士分隸石經

周密癸辛雜志曰羅壽可游汴梁見太學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李師聖修復汴梁石經記曰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殘缺漫剝蓋不啻十之五六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慨然以完復爲己任不數月復還舊觀奈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而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

經義考曰宋太學石經在開封陳永之猶及見之惜未有好事者摹搨今則沉於黃河淤泥之下矣

按玉海謂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詩二十書十三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真篆二體而論語

不與其中蓋孝經論語先刊成於至和二年其五經爲嘉祐續刊宋史長編言嘉祐六年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友直銀絹猗覺寮雜抄又言本朝石經胡恢所書當時書者要不盡出一手楊南仲章友直胡恢皆書五經人也若論語則惟克繼所書其本臨摹蔡邕似止隸字不與兼具真篆二體者同故說者別出於七十五卷外耳元時修復石本明言舊有六經論語孝經與克繼求請書石王洙乞促工限之言無抵牾也元欲增置孟子事雖未就議亦可傳羣書會元截江網曰紹興九年上所寫六經論語孟子皆畢因刊石於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縣學

李心傳繫年錄曰淳熙四年二月詔知臨安府趙蟠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五月蟠老奏閣將就緒其石經易書詩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尙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

石刻鋪敘曰高宗卽位十九年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御翰墨作小楷爲易詩書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大學諸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洵篤勤矣

文徵明甫田集跋小字石經曰右石經殘本百葉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

書孝經繼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卽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構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此所有惟易春秋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

郎瑛七修類稿曰宋高宗石經嘗以頒賜諸州縣庠朱子修白鹿書院奏請石經本卽此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壘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後更學爲西湖書院碑閣俱廢國朝改爲仁和學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石經亦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昇致焉歲久零落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屬郡縣收緝
凡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爲不全之器矣近於
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
經義考曰明於杭州府儒學築廊先師廟儀門外貯宋
高宗御書石經崇禎甲申後廊圯乃嵌壁中左壁易二
碑書六碑詩十二碑禮記惟中庸一碑論語七碑孟子
十一碑右壁春秋左傳四十八碑共八十七碑

按高宗所書禮記五篇皆以賜新進士初無勒石太
學事也紹興五年賜汪應辰等御書中庸八年賜王
佐等儒行二十一年賜趙達等大學二十七年賜王
十朋等學記三十年賜梁克家等經解玉海俱詳識

之淳熙時趙蟠老請行搜訪以補禮經之闕正以分
賜在外官府已無舊本故也石刻鋪敘謂五篇亦先
送成均刊石未是今所存中庸文自必自邇至末論
語文自學而篇首至顏淵篇君子不憂又自衛靈公
篇言不忠信至陽貨篇迷其邦又自子張篇可者與
之至堯曰篇末孟子文自梁惠上篇不可以敵強至
下篇則何爲不行又自齊宣王問曰湯放桀至公孫
上篇管仲晏子之功又自今此下民至滕文下篇湯
使人問又自萬章上篇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至告
子上篇指不若人則知惡又自下篇下而去之賢者
固如是乎至盡心上篇是求有益於得又自桃應問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一
曰至下篇是爲馮婦也內凡敬多作欽讓多作遜殷
多作商匡多作正恆多作常徵多作證樹多作植亦
或闕筆爲敬讓殷斥恆徵皆以避諱故也論語諸章
俱通長寫孟子每章首俱別提行

蘭谿方耀曾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十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古注朱註略說

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書曰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
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者
豈能如是之慤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
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
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不以戒耳

欽定禮記義疏曰小戴之有中庸大學也自朱子章句出
而陳澔集說四十九篇中遂祇列其目而不載其文夫
漢人長於數其學得聖人之博宋儒遂於理其學得聖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人之精二者得兼乃見聖人之全經自宋儒之說盛行
遂度注疏於高閣君子未嘗不深惜之考朱子章句去
小戴刪定之年千有餘歲矣中間異學爭鳴羣言淆亂
藉使莫爲之前字櫛句梳以餉遺乎將來俾學士羣相
考信烏知其不爲齊論之無傳與冬官之莫購也然則
二書之得表章於朱子者注疏羽翼之功又安可沒也
哉

謹按明臣鄭曉曰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注疏而
易兼程朱書兼蔡詩兼朱春秋左公穀兼程胡張禮
記兼陳乃後盡棄注疏不知始何時或曰始於頌五
經大全時以爲諸家說優者已采入故耳然古注疏

終不可廢也曉雖就五經言之推以言四書其事理
應亦爾爾近之俗學每未嘗有窮經講道之心徒以
覬慕祿利借四書朱註爲捷徑終身或不知注疏爲
何物方且陽鳴其所守之專詆譏讀注疏者之雜及
於卽朱註難之於精義仍毫無得也洋洋

聖言伏讀之可以蹶然興矣

習學記言曰何晏論語集解序論簡而文古數百年講
論之大義賴以得存經晏說者皆異於諸家蓋後世精
理之學以晏及王弼爲祖始破經生專門之陋
姚勉雪坡集曰六經之傳行於世者獨孔安國書傳出
於西漢然書傳或疑僞託論語集解中所引孔氏訓則

解經首功矣郡齋讀書志曰古今論語之注多矣何晏集七家復采古論語訓爲集解行於世皇侃又引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蔡系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凡十三家之說成義疏世謂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精博爲後學所宗邢昺論語正義亦因皇侃所采諸儒之說刊定以成書也

按何晏以前先有太史叔明論語集解十卷見於七錄其後又有孫綽江熙論語集解各十卷見於隋志今皆不傳皇氏義疏引十三家說本江氏所集而別採更三十餘家也南史稱侃所撰疏見重於時學者

傳焉經典釋文敘傳述論語人惟云皇侃義疏行於世朱子集註不惟無一說見收卽間考訂異同旁及石經福本他論於皇氏曾無及焉蓋自宋淳化初命邢昺等重定論語諸疏邢疏頒行皇疏遂以廢閣建炎播遷典籍散軼竟至於通儒不得寓目曠更綿載幾疑其絕於世矣今乾隆三十七年

天子詔徵遺書海內外欣躍訪購有自日本國得侃疏本上獻者六百餘年淪失古書重得爲下士所見誠厚幸哉經文中助辭每有溢出字體如悅智導汝齋遜等頗從晚近侃時去漢旣遠唐石經未立淆雜之文久乏正定或其本原有然乎抑自流落海邦數經傳寫或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有所訛濫竄衍未可定也疏文引事如公冶長解鳥語之屬間涉詭異所引十三家皆東晉人其時崇尚清言或未免於陳細趣而乖大道而其博極羣言薈粹周備足以增發新義祛釋隱惑者正復夥够邢疏以外宜兼取以資會通者也

陸象山語錄曰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

十一經問對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諸儒不過就衆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鄭元賈公彥解尙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量他勤苦

郡齋讀書志曰孫奭撰孟子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兼取陸善經

朱子語類曰今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爾

經義考曰趙氏多引舊事所引書今有失傳使正義出於宣公必能元元本本卽不然亦當云未詳乃不曰據史記之文而言之則曰此蓋史傳之文未免疎矣朱子謂是邵武士人作誠有可疑不若音義之真也

義門讀書記曰今本趙注非全文僞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真定梁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氏借得宋槧本影抄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

張文蘆螺江日記續編曰孟子疏於趙注原文任意刪割往往有有疏而無注者夫疏者疏此注也如注之文段竟可不錄作疏何爲蓋諸經之注因疏而彰而孟子注反因疏而亡矣

孟子四考曰疏首稱崇文總目豈以大中祥符間人而引及歐陽修等所輯之書此其僞有顯然者

按今新安朱文游出所藏趙氏舊注二本示同里戴震一爲虞山毛氏校一爲何仲子校二本各有闕略戴復以章邱李氏藏毛谷季影抄北宋本互訂合成

完書闕里孔繼涵於乾隆癸巳重校付梓趙氏章指原列在各章注後今疏總述於各卷首而文不全復於各章起處稍摘數句皆不題還趙氏何氏所云割注爲疏者此也疏每於章末舉文如莊暴章天時地利人和雪宮章文王不敢盤於遊畋之類凡三十餘處實皆章指文而無標識讀者莫知所從來張氏所云有疏無注者此也章指之刪據崇文總目爲唐陸善經始而疏云今存趙陸二家仍據趙氏爲本則陸氏雖有此本宜不從之卽兼從亦當自成體例何乃漫無照顧隨意附贅令閱者茫然莫解耶盡心篇恥之於人章疏舉隰朋不及黃帝數語自表白云凡於

趙注有所要者雖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不
明蓋其鹵莽滅裂之弊難以自蓋業將終而忽有覺
悟矣序文亦卽取音義序竄補充之其他疎陋尙種
種何氏品其人爲兔園塾師之下者不爲屈抑

高愈朱子年譜曰四十八歲論孟集註或問成六十歲
始序大學中庸章句二書著已久然時加改正至是以
愜於心乃序之六十一歲知漳州刻四書於郡七十一
歲卒後三十二年詔以學庸章句語孟集註列學宮
玉海曰淳熙十六年二月甲子文公序大學章句三月
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各有或問

又曰朱文公初輯二程之說及范張二呂謝游楊侯尹

九家爲論語孟子要義尋改精義最後名曰集義三十
四卷又本注疏參釋文會諸老先生之說間附所聞於
師友得於心思者爲詳說名曰訓蒙口義旣而約其精
粹乃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

劉燭雲莊集曰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集義詳說則
有問其名而弗思者矣

朱子文集答潘端叔曰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
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何如耳義
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
當精密無些子滲漏也

又答應仁仲曰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六
大學近方稍似無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使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續集答黃直卿曰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絜矩一章尙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卽是下愚也

又答蔡季通曰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己功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別集與向伯元曰昨承喻及嘗見大學鄙說近有脩定本張君抄得幸試取觀有以見教千萬幸甚

文集答詹帥書曰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薦聞但謂庶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卽寫呈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謬以失聖賢本指誤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之意不但爲一時謙退之美而已不謂誠意不積不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向若預知遣人鈔錄之意已出於此則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

又與詹帥書曰諸生分校文字互有疎密親爲看過其間又有合修改處但論語所改已多不知尙可修否恐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不免重刊卽不若依舊本作夾註於體尤宜然此亦且是今日所見以爲粗免疎脫更過數日再看決須更有改易若隨時修板印板有不勝其修者且亦無時而已則是此書之行爲學者之利殊少而爲害多使某介然常有不滿之意

又答程正思曰論語舊嘗纂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甚欲相與商訂耳又曰論語三篇說甚子細所訂集註中數字甚善如三事之爲三者當卽改易也

又答胡季隨曰某於大學論孟中庸一生用力粗有成說然自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誤謬不住脩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語錄曰集註蓋某十年前本爲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有未穩

黃勉齋語錄曰先生於大學修改無虛日誠意一章未終前三日所更定

晏淵孟子註曰淳熙四年文公注孟子成其子產聽鄭國之政謂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則晚年之確論也嘗

欲更註而其書已行於世
魏鶴山集序略曰王師北伐之歲輔漢卿以語孟集註
爲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謹拜而受之較以閩浙間
書肆所刊則已十易其二三趙忠定帥蜀日成都所刊
則十易六七矣

陳普石堂講義曰文公四書大意精義發明抉剔似無
餘蘊今細詳之則其引而不發畱待後人者尙多
程鉅夫雪樓集曰四書至朱子註釋精矣然朱子修改
易簣未已天假之年則今本猶未爲定本也勉齋之說
有朱子所未發者雙峰之說又有勉齋所未及者亦可
見義理之無窮矣能於朱子之說有所發明不阿隨又

不詭異則可謂善學者

按集註初爲人不告而刊朱子未自愜意今世之所
誦習不諗全從輔氏所出晚授本否據晏氏所稱改
歲不改月今本仍如初註詹氏稱朱子晚著楚辭辨
證云論語不舍晝夜音捨者非今本仍是音捨文集
歐陽希遜問比字音義朱子云改之未盡今日昏甚
此等處恐不暇料理矣則朱子意欲更定而以年壽
之迫限未及者固猶有之章句雖稱愜意而易簣前
三日尙改誠意一章天或吝此三日此一章便終不
愜意矣朱子惓惓於此故常不自滿假痛言纔得一
說終身不移之非於大學中庸二序皆曰俟後君子

而理求至是雖師服如二程夫子心或不安亦不爲
之曲狗蘇子瞻晁景迂張無垢等家意趣已殊其有
當於聖賢之言未嘗不取近世溝猶瞽生輒以後儒
訓說有與朱子異同突鬢瞋目而詬詈之不轉戾於
朱子虛公闡論之至意乎

武義王照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十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前人考異本

經典釋文序曰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誠無
閒然但降聖已還不免偏尙質文詳略互有不同漢魏
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
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
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聞指要予因假景救其不逮研
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輒撰集五典孝
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爲三十卷號曰經典釋文
古今並錄括其樞要經注畢詳辭義兼辯用貽後嗣令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一
奉以周旋不致墜失與我同志亦無隱焉
郡齋讀書志曰陸德明經典釋文頗載古文及諸家異
同德明蓋博極羣書者也

孟子音義序曰孟子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音
者有張鎰丁公著今詳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則徒分
章句漏略居多丁則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若非刊正詎
可通行謹與諸臣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
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集成音義二卷

按二書雖爲音設而凡文句小異時復兼及禮記庸
學二篇論語二十篇各臚具釋文中孟子爲釋文所
未備孫氏因輯音義以補其闕自漢迄唐所有諸家

異本每歎無從窺見幸於二書得梗概焉

玉海曰蜀石經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
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
於石張貞又校注文同異爲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按晁氏云論語不同八科孟子二十七科今得聞者
惟三人行舉一隅敬事後食及頻顛四科見讀書志
三嗅一科見集註蚺鼃一科見六書統不弛其親一
科見集註考證餘皆未聞

宋中興藝文志曰吳棫撰論語續解又考他書之文之
說異於論語者爲考異

朱子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曰百世可知之指至近

世吳才老始得其說吳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爲尤精詳願試一觀或有取焉大抵此書中其他好處亦多不可以其後世而忽之也

按宋史志續解考異及說例共十二卷朱子謂其好處甚多陳氏振孫謂其援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徐氏歲嘗刊其書越州以行今惜亡佚

論語考異一卷孟子考異一卷俱託名王應麟

按二書曾於浙省採集遺書局一見皆寫本名曰考異實多詮證故實似於困學紀問撮鈔非專書也

經義考曰陳櫟有四書考異十卷未見又安熙有四書精要考異佚

陳櫟定宇文集與汪古逸書曰今春領台翰當緘去四書考異一小帙惜所刊不免有誤字不便台覽想能以意會之不審合尊意否耳

按定宇集行狀年譜俱未表及此著惟與汪書中一自言之當時已有刊本或故家猶得弄藏故朱氏亦不云佚安得同志者勤搜而遠惠乎

吳文正公集曰金谿余國輔輯經傳考異以予之亦嘗用力於斯也俾予序其首予少時讀經書疑其有誤字錯簡處必博考詳訂而是正之有先生長者見而叱責予鞠躬謝曰古書自秦火之餘炎漢之初率是口授五代以前率是筆錄口授者寧無語音之訛筆錄者寧無

字畫之舛語訛字舛爲經之害大矣不訂正而循習其訛舛強解鑿說不幾於侮聖言與予之訂正也豈得已而不已者哉況一一皆有案據曰某本作某字或先儒曾有議論曰某字當作某字未嘗敢自用已意點竄也先生長者不領予說予亦不能從其言而遂止然於此每兢惕謹審而不敢苟國輔老成之儒顧亦同予少時之癖而所去取不悉與同何當聚談細細商略以歸於至當之一

按以序文揆之則吳余二家均嘗有考異之作統稱經傳似其云傳者指謂論孟也今亦不知存佚九經考異自序曰九經者合四書五經而名之也夫經

湮于秦復出于漢其間簡編之刳缺語音之齟齬固已家異而人不同矣況夫古文變而爲篆篆變而隸隸變而今文其爲魯魚亥豕之誤夫豈少哉頃予取許叔重說文時披覽之見其所引論語詩書多與今文不合遂取石經殘碑及十三經注疏摘其同異者纂而次之己又旁採史記漢書及唐宋諸儒論撰凡有關經文者悉彙焉意欲備一家之言而未竟也晚乃得應城陳君五經異文讀之則知昔人於此固已先得我心之同已陳君最稱博洽無書不搜然其所遺尙十有二三而陳之所有余或未之悉也乃知討古之難有如漁獵竭澤以漁而魚終不可盡焚林以獵而禽終不可盡也況陳君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三
所輯止於五經而四書不備猶爲缺典予遂竟成其書
以示後學庶使廣見博聞無專門之陋焉

按周氏書共十二卷陳氏仁錫著四書備考取其考
四書者寘諸卷首寥寥十餘葉耳疎繆者十居二三
如云伊川改定大學卽今經一章傳十章之次序不
惟不見二程全書并章句未細檢也中庸素其位云
古本素作僚承正韻誤壹戎衣云左傳引書作殪戎
殷忘却康誥義者宜也云董仲舒作義者我也繁露
別出己意文與中庸無涉必有妖孽云鄭本作妖孽
鄭注無文論語三月不知肉味云一本三月作音史
記述文有音字程子因疑三月爲音所誤分非實有

他本作音也亂臣十人云一本亂作糺先儒謂糺乃
古文治字因疑此當作糺亦未實有是本而糺不單
从糸也託六尺之孤云說文託作侏求善賈而沽云
說文沽作𣵵皆以玉篇譌爲說文不學禮云白虎通
學作爲以成其事云白虎通成作致上非白虎通乃
風俗通下檢白虎通自是成字多見其不知量云孔
安國注多作祇疏以服虔左傳本證多祇字通孔氏
無此語且此章集解未嘗用孔注也孟子侯我后云
書侯作倭後作后今孟子尙書文正同他如廣韻彼
作彼說文助作勑詩箋脅作胎各有本書可檢而轉
引陳士元韻註又承韻註誤以載作絳華作侏爲見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三 前人所異本 五
說文又徒以說文字體之別泛濫充數如屢之作婁
泄之作埭屑之作屑皦之作皦於論孟皆無專涉穀
率作匿濫及正韻係累作纍則但云古宋元人從事
此役者既四五家今皆佚不得見得見僅此一家而
其書如是會萃發揮不能不更俟於後人也
七經孟子考文四十卷日本國西條掌書記山井鼎輯
享保十五年庚戌東都講官物觀補遺
按其書就易詩書禮記春秋左傳孝經論語七經配
以孟子以中華頒注疏爲本芻取彼國舊藏寫印諸
本較其異同詳略補其闕蝕每條各具四目曰經曰
注曰釋文曰疏所較本有稱宋板者有稱古本者有

稱足利本者凡例云宋板乃足利學藏宋頒正義古
本乃由方古博士家所傳寫本足利本乃本學印行
活字板也三本外又有稱一本者凡例云論語藏有
寫本二通其一與皇侃義疏同爲古本其一有一二
不同者名以一本所題享保十五年是彼國年號物
觀補遺所主注疏考係崇正時本則以所題庚戌年
計之爲 本朝康熙九年也山井鼎不詳何時人察
其書似與物觀去不甚遠或當明之中葉耳愚於乾
隆辛巳從葦浦杭先生向小粉場汪氏借閱此書知
彼國尙有皇侃義疏語於杭杭初不深信反覆諦觀
乃相與東望太息逡巡十年衆友互相傳說武林汪

君鵬航海至日本國竟購得以歸上遺書局長塘鮑君廷博槩其副於知不足齋叢書中以初撫一本見餽不啻獲珍珠船也隨以與考文所云古本文校什八相合耳而補遺之不合較多彼國藏義疏原云有二本且皆未刊刻汪君所購將其後刻之校定本歟其孟子考互詳於第二十三篇

浦江黃律元校字

